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三十四回 桃花社香口賦新詩 普陀山飛災逢故劍

玉田生聽了佩纒的話，在筒中掣了一枝，眾人看籌上刻著：襲人，蹙愁眉死臨侵地。○自飲一大杯，能度一曲者免飲，束花褲帶者飲。

碧霄、雪貞、雙瓊、燕卿、文玉、蘭生皆束花帶，飲了一杯。玉田生笑道：「我來唱支東洋的曲兒。」因命人取了六角弦琴來，彈著，唱道：

竹橋三月■花香，一滴滴金兒一滴滴金兒嗎，廂港嬌生識得小野的郎。呀一滴滴金兒嗎，昨夜村田踏歌唱，山冷冷水冷冷的曲，勝如出浴鳳求凰。呀一滴滴金兒，別後的相思望斷腸。一滴滴金兒一滴滴金兒嗎，楊枝搖曳，又是竹枝長。呀一滴滴金兒嗎，當著寒蛩晚雁，斜月殘燈，寫不了斷腸詩句子，守著薰風水殿涼。呀一滴滴金兒。

唱畢，大家贊好。佩纒道：「玉姑娘唱的什麼調？」玉田笑道：「我們新編的滴滴調，共有十支，我唱了二支呢！」程夫人笑道：「果然宛轉得好。」芝仙道：「我們聽見過的花船曲更好。」文玉道：「那是要四五個人才好唱呢？」眾人說話之時，佩纒已請湘君掣籌，看見籌上寫著：

妙玉，是離恨天，我誰想這裡遇神仙。○好揮悅，好潔好棋，新剃頭，作寄客者飲。

蘭生、仲蔚好潔，韻蘭、燕卿、珊寶、碧霄、月仙、佩纒、倚虹好潔，均飲一杯。芝仙、秋鶴、蕭雲、伯琴、仲蔚、知三作寄客，友梅新剃頭，均各飲一杯。韻蘭笑道：「他偏掣著，也巧極了，論理要公賀一杯呢！」那邊兩位太太已吃了飯在外邊玩，便叫人喚了燕卿出來說：「我們要先去，橫豎又不做詩，你只叫蘭哥兒、歐陽姑娘莫多喝酒！」燕卿道：「請太太再坐一回子去。」程夫人笑道：「肚子裡都裝滿了，那裡還能放進去？我們一進來，他們又要驚動送的留的，何苦呢？你請便罷。」說著各扶著小丫頭去了。燕卿方才進來告訴了他們，蘭生便要坐，雙瓊不許，笑說道：「還是坐在那裡給我們傳事。」那邊秀蘭掣的一枝是：

惜春，穿一套縞素衣裳。○善畫，信佛，身矮，年少者飲。

珩堅、素秋、韻蘭、珊寶、隄士善畫，湘君、舜華、韻蘭、珩堅、秀蘭信佛，蘭生、雙瓊、幼青年少，伯琴、雪貞微矮，均各飲一杯。珩堅掣籌，掣著一枝「探春」，眾人爭看籌上云：

探春，一事精，百事精。○幫同監令，飲令酒一杯。遠行，妄出，三月生者飲。

佩纒笑道：「好了，大奶奶替我監監，待我鬆勁一回。」便把令筒交給珩堅，自己走出去了。這裡蘭生是庶出，飲一杯。席中無遠行之人，男客伯琴、介侯，女客素秋、韻蘭，皆三月生，各飲一杯。珩堅笑道：「佩纒姑娘要請我監令酒，須替一杯代勞。」佩纒尚未答言，已出去了。蘭生便去取了酒杯道：「我代他飲一杯。」說著一飲而盡。雙瓊看蘭生又代佩纒飲酒，便走出位來，立在庭心裡點點頭兒，蘭生看著不好意思，便來搭訕著，笑說：「妹妹我悶得緊，同你出去散一散。」雙瓊冷笑道：「我還要掣籌，又沒掉了魂，你一個人去的好。」蘭生便走，雙瓊道：「外邊的花多彩些來！」蘭生只做不聞，一逕走了。珩堅便命雙瓊掣籌，雙瓊就掣了一枝看時：

晴雯，今生不是並頭蓮。○笑者，執扇者，貼頭風膏藥，長指甲者飲。

隄士、秀蘭長指甲，燕卿、雙瓊、柔仙貼頭風膏，素雯、凌霄、倚虹、友梅執扇，均飲一杯。幼青掣得一枝，

秦可卿，畫中愛寵。○房中精緻，及號有卿字者飲。

韻蘭、燕卿房中精緻，各飲一杯。燕卿有卿字，再飲一杯。輪到珊寶掣籌，一看是：

薛寶釵，夜夜教他孤單。○靜默體肥者飲。

知三、喜珍、玉田體肥，柔仙、雙瓊靜默，各飲一杯。雙瓊飲著，便走出外院，隔著玻璃窗四處找蘭生不見，到後院西廂房看窗外，只見蘭生手中拿著一張紙兒，走到庭心東北角假山石子洞後，一回便出來，雙瓊閃著在窗門縫兒裡張望，只見佩纒也出了假山洞，說道：「我們去罷，恐要飲令杯酒。」蘭生道：「你先去。」佩纒去了，蘭生也就走。只聽得外邊嚷：「雙瓊妹妹喝酒，那裡去了？」蘭生道：「我去找來。」方出了意春軒。雙瓊已經來了，蘭生笑道：「妹妹，飲令杯酒，你那裡去的？」雙瓊沉著臉不語，走進來執杯便飲，蘭生道：「酒冷了，我來換一杯。」雙瓊把冷酒一飲而盡，冷笑道：「你去干你的事，我死了也不干你的事！」蘭生只得訕訕的到外院來。文玉掣的「五兒，西廂句是有情不遂皆似此。有玉字旁者飲。」方輪著素秋，掣了一枝：

史湘雲，虛名兒誤賺我。○豪爽者飲。

碧霄、珩堅、倚虹、凌霄、介侯各飲一杯，雙瓊笑道：「虛名兒應改一句小梅香伏侍勤。」韻蘭道：「卻不切湘云。」雙瓊冷笑道：「雖不切史湘雲，別人家是切的。」眾人也不理論，惟蘭生、佩纒虛心，面孔紅了一紅。此時惟小香、月紅未曾掣籌，因眾人急要做詩，便令草草掣了各一枝。一是人畫，一是彩雲，是各飲一杯的。飲畢之後，珩堅道：「令完了，我們吃飯散席罷。」韻蘭遂命人端出飯來。吃畢漱口擦臉，吃茶，散坐，眾美人也有踏青的，也有撲蝶的，雙瓊捕的蝶已不見了，也有倚欄的，也有攜手的，這裡蘭生、秋鶴、知三、友梅、韻蘭、珊寶、秀蘭、佩纒商議出題，友梅道：「還是即景聯句的好，誰做得高興，多聯些，不高興，少聯些。三十餘人，若大家一聯，已是長歌子。」韻蘭道：「七古五古。」珊寶道：「七古也使得。」佩纒道：「今仿吳梅村體罷。」秀蘭道：「也好，但是門外的多。倘然句子不對，也只好隨他，我們後來再改。」月仙道：「好。」遂把題目寫了貼出去，說：「桃花詩社即景紀事七古，梅村體。」眾人大家來看了，說道：「題目還容易，本來要這個樣子的，太緊了，非獨沒得好詩，人家也不願意做。」此時燕卿、文玉、幼青、玉田等的詩筆雖不能工，也還能做一兩句，惟下筆遲鈍。素雯但認幾個字，不能做詩，倚虹、舜華也不能吟詩的。雙瓊的明珠、珩堅的暗香、蘭生的霞裳，也曾學過詩，但性中不近，一曝十寒，不若佩纒的一意專精，是以總不能上達。這且不表。

當時出了題目，韻蘭命霽月將紙筆墨盒五六份放在廊下長桌上，另派小蘭、月紅學做謄錄，有人寫出詩，便謄在卷上。秋鶴道：「我今日心裡總是不暢，這回子悶得緊。我來起了句，就要去睡一回再說。」眾人遂各自構想一回，定了一個格局意思。第一段總，第二段點景，述時令，第三段說到桃花，第四段說到詩，第五段翻，第六段說到主人，第七段說到立社，第八段說園中姊妹，園外的奶奶小姐公子們，第九段放出題外述情，第十段收。這個十段意思，不過要大家知道大局，可以下筆構想。若有添改，也可使得的。秋鶴想了一回，方成了二句，寫出來道：

千容萬態濃華媚，東風錦繡薰春醉。

友梅道：「好，真是大筆！」我來接下面兩句，便寫道：

綠肥紅瘦可憐生，並入詩腸無限思。

秋鶴就要走，介侯道：「我同你去談，待我聯了兩句走。」蕭雲道：「我也去，我來先聯。」因吟道：

清明喧爛上林枝，

方欲聯下，已被介侯接去道：

正是鶯愁蝶老時，金谷今年春似海。

佩纒便接道：

紅橋昨夜雨如絲，雨絲細把春陰釀。

伯琴道：

傾國妝成不可狀，露井丰姿鬥麗娟。

伯琴道：「我們兩個人同秋鶴去罷。」於是同蕭雲、介侯、友梅隨著秋鶴去了，韻蘭怕小蘭、月紅寫不及，請文玉幫著寫。文玉道：「我來聯了再寫。」方欲構想，喜珍已來接去吟道：

仙源景物烘酣暢，曲曲欄杆絲幔遮。 文玉便接道：

芳園一片競繁華，多情肯露輕狂態。

韻蘭道：

薄命偏生富貴家，短牆荒圃妖狂客。

知三笑道：「妖狂有典否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枉讀書人，這個典還不知道？」月仙道：「西溪叢話桃為妖客，三柳軒筆記，桃為狂客。」知三遂不言語，便接道：

培植終資天帝力，不隨弱柳鬥腰支。

秀蘭接道：

恰從濃李驕顏色，兒家門巷是耶非。

雙瓊接道：

誰向歡場試舞衣，千樹爛裁蝴蝶豔。

碧霄道：「好，倒難對呢！」方欲接下，已被珩堅接著道：

一溪香養鰕魚肥，十里望中好似馬。

碧霄道：「還對得好。」因吟道：

不嫁劉郎嫁子野，豔魂灼灼引相思。

湘君笑道：

笑靨盈盈供遊冶，遊冶人遙期不來。(出於湘君之口故妙)

珊寶笑道：「真切，碧姑娘我來接。」因吟道：

遊蹤何處問天台，東君舊夢還重憶。

仲蔚道：「我來再足一句。」因吟道：

南國新妝若個催，張霞炫日瑤池種。

素秋接道：

絕代名姝應受寵，半面風欵粉黛嬌。

雙瓊道：「你們沒聯的來聯，否則我們又要吟了。」蘭生便來寫了兩句道：

萬枝露■胭脂重，蘭香容易誤韶年。

柔仙道：「對得工切。」便吟云：

墜園沾泥孰可憐，惆悵六朝人似夢。

黽士道：「好個惆悵六朝人似夢！」因接吟云：

蹉跎三月恨如煙，煙雲過眼歡縱少。

燕卿道：「這是又轉了意思了。」便吟云：

莫負清游同志好，

月仙便接吟云：

紀事何妨合冠釵。

幼青吟道：

留題盡許摘文藻，翻空重寫武陵源。

玉田生道：「又是轉了意思了，我也來接兩句。」因吟云：

翰墨因緣聚小園，屋外斜陽曾書影。

凌霄道：「我雖不懂得作詩，也來學聯一句，詩中沒了名字不好看的，你們把園字的韻翻給我看！」佩纒道：「在下平十三元裡，你自己檢罷。」凌霄翻了一回道：「這個魂字聲音，與元字不同的，怎麼混在這個韻裡？」佩纒笑道：「不要混問了，這十三元裡的韻都好押的。」凌霄道：「我們曲本裡有橋頭青草暗消魂，就用這句好不好？」月仙笑道：「我同你改，你這個不對。」因改好了寫出來是：

橋頭流水自銷魂，

素雯笑道：「我想一句你們不要搶，我雖不通，這句恰極好，念給你們批批。」因道：

桃花本是無知的。

知三笑道：「說到本題來，倒好呢。只是的字不好。」佩纒道：「可改物字。」這裡知三接句題：

一經品題聲價出，感舊曾哦崔獲詩。

黽士道：「我還不曾吟，你又接去了。」便吟云：

嬉春還借河陽筆，一枝占斷落霞紅。

仲蔚道：「不免總要罵人。」因念道：

底事逢迎笑態工。

蘭生便接道：

准擬新詞賡硯北，

雙瓊不等他吟下句，便接道：

誰將剩粉寫牆東。

知三笑道：「他們都是女學士，我們不要同他奪了，同素雯到凌霄那裡去玩罷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我也去。」因喚霞裳道：「凌霄那裡去不去？」霞裳道：「我有一句，就是你說的，蘇姑娘叫錢塘蘇小，我再接下『情中主』三字，好不好？」蘭生道：「可用『花中主』三字。」因替寫出來，說道：「這是霞裳姊姊的。」說著便同眾人去了。這裡雪貞看見他們去，也要去玩，因催文玉把霞裳這句寫了出來道：

錢塘蘇小花中主，

雪貞自己便手不停揮的寫著，眾人看時是：

林下風流珠玉吐，居處瑤宮第一嬌。姓名玉牒無雙譜，廣寒舊夢掌書仙。管領群芳幾萬年，九畹靈根無上品。

珩堅笑道：「你一氣做了這些，不是聯句了。」雪貞笑道：「我要緊玩，所以善頌善禱，以後可不管了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如此過獎，我如何當得起？」湘君笑道：「也不算得，謬贊倒有些意思呢。」便又道：「廣寒舊夢夢字不如隊字好。」隨吟云：

三生慧業有情天，園林收拾工心計，

柔仙笑道：「寫韻蘭姊姊的經濟了。」遂吟道：

亭榭簾櫳位置異。解語真妃聚雪姿，
雙瓊笑道：「我有一句對你，比你更好。」因寫出來云：
埽眉才子回文字。大家閨閣少年郎，
雙瓊笑道：「上一句你們服不服？」碧霄笑道：「果然對得好，如今又是撇開來說眾人了。」因吟云：
門第高華聚一方。骨格江山鍾■失麗，
韻蘭笑道：「罷了，你們總是贊我，快撇開罷。」也便吟云：
性情詩酒助清狂。東南壇玷開蓮社，
珩堅道：「應該接到詩社意思了。」因接云：
白雪陽春和非寡。擬詠霓裳會列仙，
幼青笑道：「我們都是列仙呢！」便吟云：
恰來巾幗耽風雅。舊住清虛第幾宮，
佩纒笑道：「幼青姑娘倒這等敏捷，句子也好。」便吟云：
人天分散再相逢。九華仙到題襟集，
秀蘭笑道：「接得一氣呵成。」便吟云：
一紙書來捧硯從。瓊筵大啟徵香藪，
韻蘭笑道：「捧硯從，又是贊我了。」珊寶道：「不是這個三字，意思便接不上來。你看瓊筵一句，又是托開了，這是起承開轉的法兒。」方欲吟下，已被素秋接了去道：
更勝田家雞黍局。公瑾醇醪正泛霞，
珊寶道：
麻姑精饌還炊玉。座中雅令記紅樓，
喜珍道：「對這麻姑一句，真是刻畫工穩，如今又說行令了。」因吟云：
掣得牙籌當酒籌。四座琴尊通款曲，
月仙接道：
一堂笑語洽溫柔。揮毫盡是知音選，
玉田接了一句云：
七步吟成功百鍊。
方欲接吟下句，已被珊寶接了去，吟道：
銅鉢敲來吐語豪，
佩纒不待他接吟下句，便吟云：
錦囊飽貯摩秋健。健筆爭扛快奪標，
珩堅笑道：「我來接。」便云：
豔情如海思如潮。青衫落落交遊熟，
碧霄笑道：「倒也不可脫落他們。」便吟云：翠袖，方吟得兩字，雙瓊已接著道：
翠袖喧喧姊妹嬌。
碧霄急接云：
女相如本風流甚，機上年年工販錦。
秀蘭急接云：
綵鶴華雲如意才，
湘君不等秀蘭吟下句，便對了出來道：
盧前王後超群品。小欄幽砌寄懷深，
韻蘭便一氣念了兩句道：
覓句花前幾賞音。海上萍蹤游子淚，
柔仙笑道：「慢些，也不要緊的。何必這樣搶呢？」說著，雙瓊已吟道：
卷中香草美人心。
韻蘭拍掌道：「好個香草美人心！佳句可貯錦囊矣。如今又要轉了。」因即吟云：
莽莽紅塵悲小滴，
佩纒不待他寫完，已接吟云：
形骸雖隔情難隔。
珩堅便向佩纒奪了筆來急寫，佩纒著急道：「你幹什麼？你看我手上都是墨了！」珩堅也不管，一面只管寫是：
月圓花好本無多，
雙瓊又向珩堅奪了筆，寫道：
美眷流年還自惜。
小蘭笑道：「姑娘們慢些，我也不替你們寫了，你們通自己寫罷。」眾人那裡聽得，碧霄笑著，便奪了筆去寫道：
惜取千金莫自傷，
韻蘭便接道：
等閒珍重好韶光。
雙瓊、佩纒已笑作一團，珩堅趁他笑的時節，便忍著笑接寫下起道：
江頭雅會歡難續，
月仙笑著，不等續字寫完，便接吟了一句，大笑起來。小蘭笑道：「糊糊塗塗，什麼鏡裡？到底要說明白了，教人好寫。」月仙笑著說不出來，已被韻蘭接著笑說道：
鏡裡朱顏鬢易蒼。
月仙忍著笑又吟道：「鏡裡愁容鬢欲蒼。」雙瓊笑道：「還吟這句，已被韻丫頭接去了！」湘君、秀蘭道：「你們不是聯句，直是搶命，等你們去搶罷，我們樂得不費心。」這時佩纒也無從插嘴，珩堅道：「我再來推開一句，須空空靈靈，把局勢轉一轉。」便云：
綠珠紫玉今何在？
韻蘭笑道：「應該好收了，給你這一推，又有幾句子。」便接云：
夢痕一剎滄桑改。
碧霄便接吟云：

花事闌珊倩女愁，

雙瓊笑道：「倒感慨得緊，我來對一句。」便云：

芳心憔悴徐娘悔。

韻蘭笑道：「再不結，做到幾時才了，這四句要收了。」因吟云：

畫圖一幅麗人行，

碧霄笑道：「這句收起來，懸崖勒馬，切當之至，我來接下去。」遂口吟云：

春社詞曹感主情。

雙瓊道：

願祝花開長樂國，

韻蘭笑道：「多謝各位，就剩這一句，我來收了罷。」因云：

新紅歲歲媚春晴。

湘君道：「好悠然不盡，具收得住！」秀蘭笑道：「你們這般搶法，不知搶了多少詩出來，可重新看一遍，有重複字，總要改。」小蘭、文玉遂把錄出來的並在一處，給大家看了，恰巧三十轉韻，通篇格局還妥，複字還少。忽見知三、蘭生、雪貞、霞裳又走了來，看了，笑道：「聯句到這個地步，總算好了，儘可以存得，晚間叫佩纜錄出來，去付石印，附在韻蘭詩稿後頭。」韻蘭因問道：「我托你們刻的詩稿，究竟何時送來？」知三笑道：「你放心，在十日以內，便一律好了。等他一好，我就送進來。這回子我們的聯句真要去刻呢！佩纜你今兒務要錄出，明早我打發人來取。這篇啟也錄出來，必須要刻的。」佩纜答應著。

到了次日，知三果然來取去刻了，附在韻蘭詩稿後面，此事不題。當日聯句已畢，再把誰優誰劣，議論一番。有的說秀蘭之驕顏色句好，有的說雙瓊之蝴蝶豔句也好，有的說蘭生之胭脂重一句，颯土之河陽一句好，有的說雪貞接聯都好，有的說韻蘭的詩好，畢竟老手。月仙笑道：「我看起來，第一要算是陽姑娘的卷中香草美人心了。若論詩好的，下次方做主人，惟有陽姑娘了。」喜珍、素秋道：「這句果然杰唱，不知雙丫頭可肯作主人呢？」雙瓊笑道：「詩並沒好，要輪我當一期，也使得。橫豎有公款呢，不過仍舊要費佩纜的心。」佩纜道：「姑娘下委，榮幸已多，也費不了什麼心。」蘭生道：「我來相幫。」雙瓊道：「我偏不要你幫，也不許你入社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我邀著寄母來，看你怎樣？」素秋笑道：「你妹妹不許你來，我們同你來如何？」說著，老媽子送上點心，眾人用了些，再談一回，方散。霞裳住在素秋處。蘭生到程夫人那裡同芝仙請了一回聯句的話，方回到姊姊房中。雙瓊在那裡，見蘭生到了，就走開了。珩堅笑道：「兄弟，你來看我的畫。」蘭生一看，是雙瓊的小照，因笑道：「果然像，姊姊給了我罷！」珩堅道：「這是他叫我畫的。」芝仙道：「你要，再請你姊姊畫一張，緩日給你。」於是蘭生一人獨來看雙瓊，雙瓊急要閉門，蘭生已進來了，笑道：「妹妹為何不許我進來？」雙瓊臥著不言，蘭生道：「今日並沒得罪，何以又不理我呢？」雙瓊道：「我死了你也來麼？你有你的知心人，你去伏侍他！」蘭生便知日間的事，又被他看去了，便道：「我待他無心。」雙瓊道：「為什麼他走，你也走呢？」蘭生沒得說，便道：「只許同你玩，他人就不許麼？」雙瓊氣得咽了氣，便哭道：「誰找你同我玩？我也不配同你玩。自今以後，你不許來見我。本來大了，也要分別了。」蘭生覺說得太造次，心中抱歉，也哭了。恰正珩堅來，看他兩人對哭，因笑道：「你們又伴了什麼嘴了？好一陣，惡一陣。」問他什麼，又說不出，只得再三勸解：「雙妹妹有痛病的，你替他賠個不是罷。」蘭生便深深作了一揖，做醜臉樣子，雙瓊笑了出來。珩堅笑道：「好了，兄弟，你去罷。」蘭生遂回來安睡。雙瓊道：「我死了你再來！」蘭生也聽不得。

次日蘭生同霞裳回去，知三、伯琴一班當日因秋鶴有些癡意，安慰了一番，勉強各散。韻蘭諸事完畢，方到秋鶴那邊來。只聽秋鶴在樓上哭泣，韻蘭走上去，秋鶴見了，端相一回，便笑道：「妹妹，我服你了。」說著便要下跪，韻蘭便扶著道：「你怎麼改了這個樣子？心裡到底覺得怎樣？」秋鶴道：「主人妹妹坐了，我告訴你，心裡並不怎樣。我有一件事未了，完了這事，我的身子都送你。你要怎樣，便怎樣。」韻蘭心中自是納悶，也只得回去。次早，便請大夫診脈吃藥。一面與湘君、碧霄等商議，說：「他不過為蓮因而起，須請他來了，歸入屋中，方可病好。但不知蓮因可肯與他再合？」湘君道：「他是塵緣已絕，能合不能合我也不知道。我看他既為蓮因，只要蓮因見了他，給個冰冷，他這心就可以回過來，便可醒了。」碧霄道：「若俟花神廟修理好請他來，恐須時日，現今看秋鶴這樣的病，未必能復他的信了，你不如替復一信，請蓮因早來教秋鶴見過，就請蓮因督辦花神廟，省得你費心，倒也一舉兩得。」湘君道：「也不必急急，我算蓮因是就要來的，何必去請他？」韻蘭道：「不去叫他來，他恐未必知道，但我又走不開，央誰人去請呢？」碧霄想了一想道：「我替你去，你就寫信，我後日動身。」韻蘭道：「更好，你把秀芬也順便帶來，來了先住在湘丫頭那裡。」湘君明知倚虹有難，也是定數。當時阻擋一番，韻蘭只是不聽，也就罷了。當時議定，大家散了。這日韻蘭就寫了信，次日交給碧霄。湘君送碧霄到船，叮囑路上留心，勸倚虹不宜飲酒過醉。碧霄仙功雖具，尚不能透澈元機，故不能心上了。當時隨即動身，不表。

那秋鶴日甚一日，或歌或哭，瘋瘋傻傻，見於韻蘭，便拘拘束束的放出恭敬樣子。有時狂起來，韻蘭一到，便就好些。茶飯給他吃，便吃，不給他吃，也不餓。韻蘭走開了，他便又癡癡呆呆的言語無倫。韻蘭沒法，只得暫搬他到春影樓住，又寄信到他家裡。接著芝仙接到京信，子虛奉旨補授關道之後，謝恩請各。各事均已完畢，於廿六動身到申。初六接印，陽府上及簫雲又忙起來，眾人也常來看看秋鶴，連子虛也來看了兩回。在彩蓮船相見，也沒得法子，只得寄信到他家裡，父母妻子趕來帶了回去。益發病得緊了，天天想到春影樓。又說：「環姑來了，叫我去會他。」家中人總不肯放。韻蘭寄了許多東西給他養病，這是後話。

那碧霄持了信前赴杭州，問到海印庵，豈知蓮因朝普陀去了。朝了普陀，還要到天台庵中。只有秀芬小姐同著一個小尼姑，一個佛婆守著，碧霄因把這件事說了一遍。秀芬也為他吃驚擔憂，說道：「是我的薄命，我先君臨死，把我托了他。現在他又這樣，我怎有一個倚傍處？」說著不覺眼圈兒紅了。碧霄要請秀芬先到上海，秀芬道：「姑姑托我看守，我去了，誰人經理？怎能對得起他？若要去，須姑姑回來方好，馮姑娘何不早來兩天，就能遇著了。」碧霄道：「他到普陀，不知耽擱幾天？」秀芬道：「他說至多耽擱六七天就走，姑娘趕緊追去，倒還能見他。只怕見了面不認得，你須記身不甚長，櫻口細眼，尖圓臉兒，喉不甚高響的就是他。現今有印照一張在此，姑娘帶去，看了便知道了。」於是碧霄普陀之行遂決，就向秀芬索了蓮因未出家時小照，僱了一隻小船，當夜成行。原來武林到普陀，須到寧波，方有香船來往。碧霄主婢到了寧波，趁一隻香船到普陀山，該處通是僧人，並無俗人住家。碧霄到各處齋堂打聽，並無蓮因前來。後來到小雄峰寺，得了卻信，知蓮因在此住了兩宿，便一個人到天台去了。碧霄無可奈何，只得僱船回來，恰無大船，忽然來了一隻舢板，舟子數人，遂僱定了。豈知遇著兩個歹人，一個姓楊，一個姓錢。這個姓錢的，就是同金姓到秀蘭處滋鬧的，金姓被碧霄擒獲之後，送官懲辦，姓錢的恨如切齒，與姓楊的常思報復。姓金的本是普陀和尚敗類，與姓楊姓錢的結拜，專在近處行劫香客，耳目甚多。駕著渡船，見有孤客多帶錢財，往往遭其不測，或給同黨送信來劫。這回主婢二人恰巧僱了姓錢的船，姓錢的排行第四，黨中稱他四哥錢四。恰並不認得碧霄，但見他二人雪貌花膚，帶著三四件行李，便有人財兩得的意思，便格外的慫慫，問長問短。碧霄是性直的人，倚虹方欲瞞著，已被碧霄說出。那錢四方知就是擒結義哥哥的仇人，便想道：說也惶恐，他自己投到我網裡來了。因與同伙兩人私議，說：「大哥被誅，就是他擒的。他主婢的本領實在高強，怎麼想個妙法？」一個人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若與他交手，是總不濟的。況且他的小婢帶著一柄雙劍，劍法必定精通，不如仍用於蒙汗藥酒罷，藥性須用得極重。等他醉了，把軍器取開，便可動手。將二人捆起來，分開兩隻船，憑他有天大本領，也無奈何了。」

錢四大喜，於是商定計策。本來普陀到寧波一日可到，錢四故意把船走了遠道，到晚上還不能攏岸，不過到了山後，碧霄那裡知道。錢四因與碧霄商議說：「今日風逆，抵岸還有二十餘里。夜間不能走海，只得暫在此地宿夜，明早開行罷！」碧霄心中自是納悶，與倚虹商議，也沒得法兒，只得叫船家安排晚飯。船中尚有好高粱酒燙二兩來，錢四連忙答應，說：「只有浸好的紅花燒

酒，還可喝得。」倚虹道：「只要好，明兒多給你些酒錢。」錢四心中得計，便去安排。碧霄忽覺心驚膽戰，告訴倚虹，說：「這個地方，我與你兩個單身，雖有技藝，還須防著。」倚虹道：「我也有些眼跳，莫非韻姑娘在那裡說起我們？」碧霄道：「也或有之，但這裡總須小心，今夜你我兩個人輪著睡，我等是女，不要說別的，便是這幾個船戶，也靠不住。」倚虹道：「姑娘練成的飛劍，就是千軍萬馬也不怕，何況三個人？橫豎我的劍常常放在身邊，倘有尋死的來，就有百十人還不懼呢！」說著，只見船家已端上晚飯來，笑說道：「這裡是淨素地，沒得葷菜，得罪兩位姑娘，將就些罷！」倚虹一看是一碟豆豉，一碟腐乳，一碗筍乾豆腐，一碗青菜，一碗麵筋湯，一小壺大酒。碧霄道：「你把酒拿去罷，我們不吃了。」錢四笑道：「這是紅花如意酒，舟山著名的佳釀，喝了通筋活絡，是前日一位搭客送給我們的。因我們都不飲酒，剩了要淡，姑娘不信，聞一聞香得緊呢！」倚虹把來斟了，向鼻子上一湊，笑給碧霄道：「果然還香，我們不要多飲，大家各飲一小杯罷。」碧霄聞了還香，也就不語，倚虹便各斟大半杯，就叫船家拿去。二人已有些腹枵，先把菜吃了許多，方把這酒慢慢飲了，便要吃飯，甫吃了半碗，藥性忽發，便覺得天旋地轉，坐不穩起來。碧霄知道有異，忙練神功，已來不及了。倚虹也就跌倒，三個船家便持刀取繩而入。此時碧霄如在夢中，不省人事，可憐倚虹一個嬌婢，從此以後，不知所往。三人把主婢二人手足一起捆縛，楊四笑道：「你往日的技藝，也有今日？」縛好以後，便向二人道：「你們把這個長方臉的帶到小舢舨船上去，姓馮的放在船上，吾來受用。」二人大喜，便把倚虹馱了去。

原來他們都是泛宅浮家的，把倚虹帶到別一隻船上，不多一回，又來一隻小舢舨，把行李都搬過去。另有一人來向錢四笑道：「這塊肥肉，大哥受用了，也讓兄弟受用一回！」錢四笑道：「你要來幫我呢！我們且把這船移到吞口去。」於是解纜開船，不多一回到了，泊定，方持燈到艙裡來。見碧霄橫陳在船底，錢四就去動手，要解碧霄的褲子。原來碧霄畢竟有些神功，吃酒之後，迷糊了半個時辰。本來這個藥用鬧楊花的精，合了別種藥制就，只要喝了半杯，可以終日不醒。碧霄是已成劍仙，因謫限未滿暫混塵世。韻蘭但知碧霄劍術不知將要登仙，碧霄秘密仙機，不肯告訴。也知韻蘭來歷，比自己更高數層，因孽限未終，難以度他，只得再俟將來。惟湘君、蓮因，深知一切。蓮因本會過，湘君更不肯告人。這是閒文不表。

當時錢四進艙之時，碧霄已醒。惟氣力尚弱，於是默運元功，一聲不語。忽見錢賊持燭笑嘻嘻進來，到了艙中，便思動手，碧霄更怒。口中吐出一柄小劍來，長可二寸，只見一道晶光，這劍頓長三尺，向錢盜一繞，頭已落地。那一個方在後邊進來，覺頸際一涼，便身首異處了。碧霄始把仙劍飛到自己手上，割斷了繩，便收了劍坐起，把自己的縛都解了，恰不見了倚虹，反吃了一驚，將船中尋遍，仍舊不見。知已被害，或者拋在海中，方欲登岸，而四野無人，天黑如漆。忽聞上流軋軋之聲，自遠而近，恰是一隻輪船。於是高聲呼救，船上聽得，立命停輪。把電火一照，見一隻小船，船中女子之聲，遂派著一隻白殼舢舨來救。碧霄恐駭眾，不好放出飛身之法，只得待他來救。救的人到船上一看，嚇昏了，說：「你一個女子，為何殺了二人？反呼救命起來？」碧霄把上回的事告訴一遍，只不說是門戶中人，救的人道：「既有這個緣故，我去稟明了再來。」遂去了一回，只見一個人在船旁督著說了一番，方把碧霄救上輪船。碧霄到了船上，看見船旁督救的人，不是別人，恰就是吳冶秋。二人意外相逢，又驚又喜。碧霄把所遇的情節說了，冶秋恍然大悟。一面命人把這件事去報縣，一面搜尋倚虹，了無蹤跡。到了次日，尚尋不見，只得同碧霄回來。以後倚虹究竟若何，且緩緩再告。